



Avenida Guerra Junqueiro

啤酒、露台、鴿子
盤旋在稀疏的灌木叢中
如斯寧靜讓人不敢劃破
如果我要住院
任由檢驗及死亡擺佈
此時此刻會有何不同
從未患過黑色素瘤、肝硬化、疝氣
但我的朋友都經歷過
記得埃米莉·狄更生的詩句
與里斯本的強光非常相似
我也有一個小地獄
像你這般
是活生生的凡人

Biblioteket 餐館

有些詩句不需要
寫下來
陳述便可
用低沉的聲音對他人說
城市會把你帶到該去的地方
無視你的步伐如何熱切
誰去過 Toldbodgade 5 號的
都會明白

雷加萊拉莊園

為愛可以付出
或許當你的大衣口袋裏
裝著一個丁香色的信封
一封致你不想失去的朋友的信
為愛
或許為友誼
你終於第一次來到深井
在猛烈日光之下
黑夜的隧道會把我們帶回到光明
這片土地被美國人踩過
美國人和歐洲人都沒有帶來恩惠
不要跟我理論
恐懼是我今早
或者說是我一生
最寶貴的東西

幽靈絮語——專訪洛楓

訪問及整理 李浩榮

前言：《頹城裝瘋》收錄香港詩人洛楓從2006年到2020年合共五十首詩創作，分成「碎裂的城」、「愛在危城」、「一舞傾城」、「時間焚城」、「生死孤城」等五輯。在這篇專訪裏，洛楓將剖析她觀照事物的方法、鬼魅意象的運用、語言節奏的處理等，並會談到也斯、飲江、波特萊爾、唐滌生等詩家詞人對她創作的影響，還會品評羅蘭·巴特、金庸、村上春樹、本雅明、張國榮等大師級人物。

李：李浩榮

洛：洛楓

一、鬼魅與復仇

李：《頹城裝瘋》出現大量的鬼魅意象，如「幽靈」、「陰間」、「孟婆橋」、「屍蟲」、「魍魎」、「冥府」、「燒衣」等。為甚麼會如此密集地運用幽暗的意象呢？鬼魅意象的密集運用，使人聯想到波特萊爾的詩作，請問波特萊爾的意象運用對您有沒有影響呢？

洛：死亡的意識，自我小時候便已經出現。家庭、學校等環境因素，使我常常思考，自己為甚麼會存在，思考存在，自然會想到死亡。讀大學時，我跟林夕一起編輯《九分壹》，曾跟林夕開玩笑，說希望自己在二十五歲前死去，徐徐走進海的深處，溺死。林夕越聽越興奮。另一位編輯李焯雄卻打斷我們的談話，叫林夕別這樣，萬一我真的去自殺，那就糟糕了。年輕人常常想到死亡，年紀大了，反而會逃避這方面的思考。另外，2003年發生的種種事情，也令我更多地思考死亡。2003年，張國榮自殺，

同時，整個城市也籠罩在死亡的陰霾中。那年，沙士肆虐，七一大遊行，自己亦剛結束了一段很長時間的感情。3月31日，我在香港收到分手電郵，翌日，4月1日，我在台北便傳來張國榮過世的消息。張國榮死了，那是事實，只得接受，雖然要慢慢地接受；但目睹這個城市的死亡，卻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好像不斷有人為它做心肺復甦，想把它救活而不得。也許，我個人的黑暗面頗為強烈，所以死亡的意識常纏繞心頭。我沒有宗教信仰（朗天覺得不可思議），但我容許自己幻想陰間、鬼神、超能力的存在，這些幻想多化入我的文字之中。如我的小小說集《第三身》，有一篇寫屍體觀察警員如何破案的過程。我喜歡這方面的幻想。

談到鬼魅意象的運用，波特萊爾於我一定是影響的。大二時，也斯教我讀波特萊爾的詩。後來讀研究院，我為了讀懂波特萊爾，決心去學法文，請求語文中心的老師讓我旁聽本科課程的法文課。法文老師批准了，而也斯更借出波特萊爾的英法對譯詩集給我，讓我對讀。也斯教波特萊爾，是為了講解本雅明的漫遊者理論，因為此理論來自於波特萊爾的詩。對於當時二十多歲的我，漫遊者理論非常吸引，我甚至運用這理論來分析達明一派的歌詞，如〈今夜星光燦爛〉等。我後來還把波特萊爾的散文詩、短篇小說都找出來讀，他寫巴黎的流浪者、妓女、吸毒者，雖然香港未必常見，但巴黎的聲音、光影、氣味，跟香港這類大城市倒是十分相似的。我很欣賞波特萊爾對於城市的想像變化，與其情緒的糾結。論者張

美君、余麗文皆曾指出我的詩與波特萊爾的關係。張美君生前打算翻譯我的詩集，但只完成了一半，她便不幸過世了。我與張美君有過幾次的討論，探討我的詩與音樂之間的關係，其中有觸及波特萊爾方面的影響。

讀《柏林童年》，我特別留心本雅明的回憶軌跡，那種碎片化的狀態，他如何將之重構出來。而讀本雅明其他的論著，會發現他對現代化是頗為悲觀的。本雅明指出，現代化摧毀了傳統的人際關係，城市裏充斥著繁雜的聲音，但當我們共乘一輪列車時，卻相顧無言。本雅明所寫的社會狀況是指二三十年代的歐洲，其機械化、資訊化的程度，今日比之，又超越了千百倍，而人際疏離的程度當又更甚矣。另一方面，本雅明在探討波特萊爾詩作的論文裏，不禁哀悼「說故事」技藝的消逝，其原因在於我們失去了許多親身的經驗。本雅明當是一名悲觀主義者，要不然最終他不會選擇自殺。若然沒有本雅明的分析，我對波特萊爾也不會有深入的理解。

李：您似乎頗喜歡碎片化的寫作，除了本雅明的回憶錄，你也喜歡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為甚麼會傾心於碎片化的寫作形式？

洛：我覺得人的精神世界本來就是碎片式的，意識往往也不是連貫的。回憶也是這樣的，即使我們童年經歷過同一件事情，但回憶起來卻可以千差萬別。我不喜歡完整的東西，那樣會給我死氣沉沉的感覺。少時，老師教我們作文，說要「起、承、轉、合」，一次兩次跟隨這種模式寫作尚可，但要我一輩子這樣創作，我寧願撞牆死掉。「起、承」以後，我已經不知道怎樣「轉」了，更遑論「合」呢！生活是碎片化的，人際關係也是支離破碎的。年少時，對於人際關係的碎裂我會非常敏感，但年紀大了，發現破碎的，已不只是個人關係，而是整個的城市。

李：十九世紀的法國詩壇，還有一位擅寫陰暗題材的詩人蘭波，他的詩您喜歡嗎？另，中國文學有哪些作品（如《聊齋》）影響您的鬼魅書寫呢？

洛：從前跟也斯讀書，有讀過一點蘭波、馬拉美的詩。最近，我研究洪席耶，而洪席耶的著作裏，有一整章都在談馬拉美的，那我只好買一本馬拉美的詩集來細讀。中國文學方面，《聊

齋》我家裏有，文字淺白，我讀得懂。最初讀《聊齋》，是為了研究李翰祥、胡金銓的電影。深入研究談不上，但書裏的鬼故事我會覺得有趣。九十年代，電視台熱播《包青天》，我因為喜歡展昭這角色，所以把《包公案》、《施公案》、《七俠五義》都買回來讀。《三俠五義》裏的〈烏盆案〉就牽涉到鬼魂陰間的書寫。當一個城市變得十分混帳，人自然會渴望有鬼神來主持公義。每年七月十四，老媽也會去燒街衣，我小時候，都會到街上協助媽媽燒衣的。我不相信鬼神，但喜歡那種投物入火、烈焰升起的情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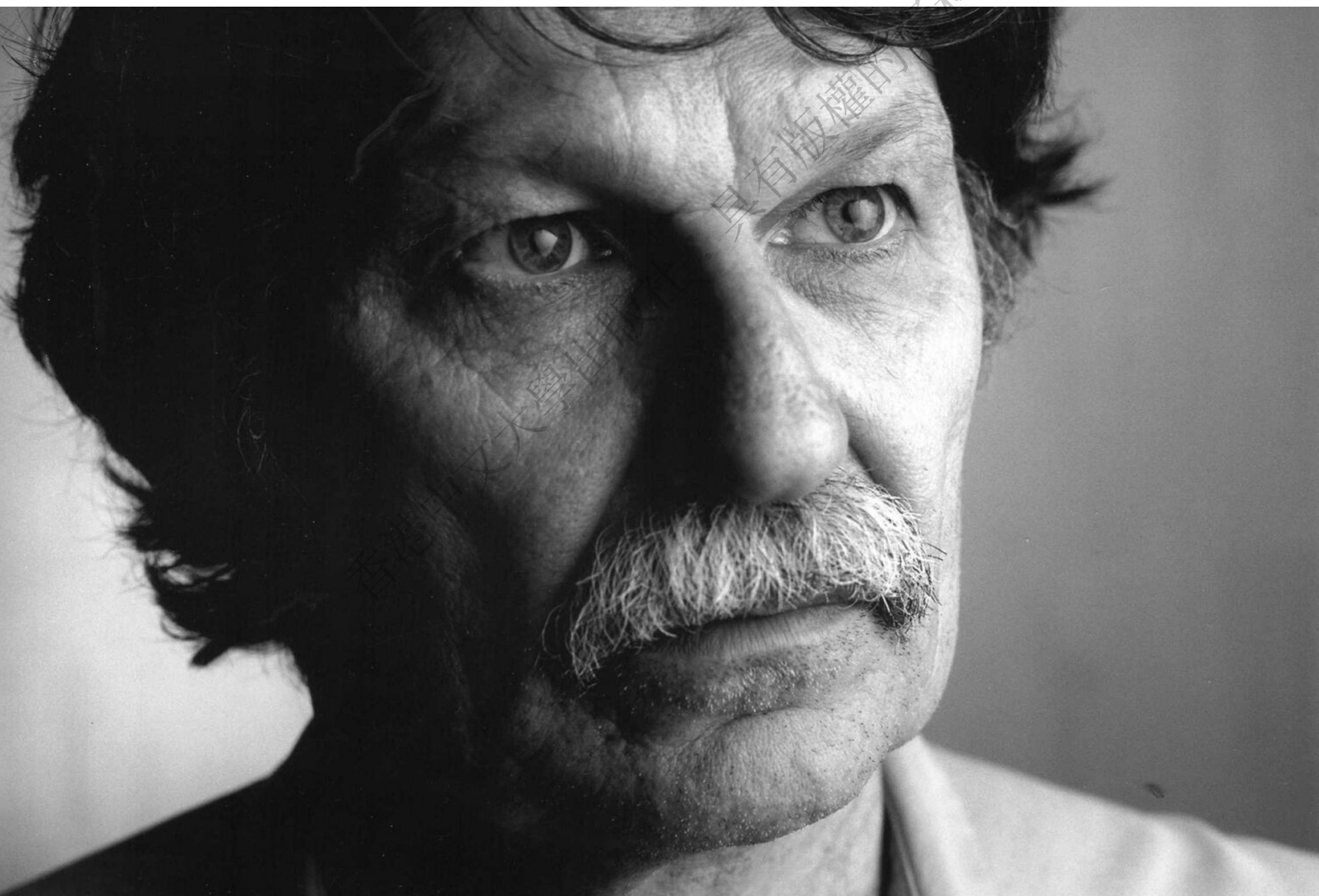
李：《頹城裝瘋》有不少詩句提及仇恨，如「用記仇雪恨的荷爾蒙」、「很想寫一首壞詩復仇」、「讓我依然記恨」。這種愛恨分明的意識，讓人想到魯迅，魯迅以雜文為匕首，攻擊他的政敵，甚至到死也不寬恕。您認為詩能不能同樣發揮匕首的功能呢？您喜歡魯迅這方面的意識形態嗎？

洛：死也不寬恕，不夠的；換了是我，下輩子也不寬恕！魯迅的書我有讀，但不沉迷。我記仇，因為我是巨蟹座，一個記仇的星座。另一個記仇的原因，是受到武俠小說的影響，金庸、梁羽生我都喜歡讀；長大了，又看了很多徐克的武俠電影。梁羽生的作品裏，我最喜歡《萍蹤俠影錄》；至於金庸，我則喜歡《笑傲江湖》與《天龍八部》。在現實生活裏，我可以找到許多的「岳不群」與「左冷禪」，有的是前輩，有的是同輩；「令狐冲」我也曾遇過，是我的師弟，帥氣，逍遙，但優柔寡斷。《天龍八部》有一號人物星宿老怪，現在打開新聞觸目皆是其門人，不斷對教主歌功頌德，將謊言吹噓成真理。我甚至想過寫武俠小說，但自覺難以超越上述的大師。李小龍是我的偶像，我不但看他的電影，還買了他的著作來讀，「Be Water」這些概念我九十年代便已經知道了。台劇《包青天》我是當武俠片般看待的。猶記從前在科大教書，有一位人類學教授問我借《包青天》的錄影帶，說用來教衙門文化。我欣賞武俠世界裏的黑白分明、邪不勝正，冤有頭、債有主，惡人最終會有報應。這些在現實世界裏不是必然會發生的，我們從武俠世界裏找到的是一份心理的補償，所以我嚮往武俠的世界。武俠小說或電影，影射的多是現實的人事，不

譯介天地

【美國】古格里·奧爾（Gregory Orr）詩六首

譯 王深



撿拾骨頭

致彼得·奧爾

當屋裏所有的房間
煙霧瀰漫，僅僅說天使
在煙囪上熟睡似不太足夠

1. 穀倉裏的一夜

椽上掛著鹿的屍體
裹上毯子，一男孩坐在
蓬鬆的乾草堆上守候。然後睡著了

夢見一逼近的死亡
在他體內，細碎的骨頭散落
在牛蒡和枯草叢上
他的一生將會在這兒踱步
撿拾骨頭

屋簷下有不安的鴿子
腳下，德國牧羊犬
在睡夢中咬牙切齒

2

一名父親和他的四個兒子
衝下山坡
奔向剛剛射殺的鹿
他和兩個兒子背著
步槍。一起歡笑，吵嚷
喋喋不休
一下槍聲
年紀最輕的弟弟
倒在地上
男孩手持步槍
站在他身旁
尖叫

3

我瑟縮在房間角落
凝視著手上的
魚缸；深處
我瞥見他在空氣中溺斃

窗外，形狀像嘴巴的葉子
在樹下形成一個
黑潭。蝸牛在那兒
蠕動——小小的死之天鵝

4. 煙霧

煙囪被某物覆蓋
整間屋煙霧瀰漫
我走到外面抬頭看屋頂
但是一無所獲
回到屋內。所有人都在哭泣
在屋裏來回踱步
眼睛發痛。這場煙霧
把人變成了影子
即使它已然消退
淚水也已然消退
當我們躺下來入睡
仍然會在枕頭裏嗅到它的痕跡

5

他住在一個黑色的玻璃房子
我有時候會探望他，一起聊天
父親說他死了
然而那意味著甚麼？
昨夜我發現一個孩子
睡在一窩骨頭上
他的臉頰有一個紅色
形狀像葉子的傷疤
我把他扶起
並一路抱著他
雖然我並不知道我要去哪兒

(讀)))
(((音)

一個下午重訪尖沙咀

黃淑嫻

天氣真的很熱
無情的太陽壓在頭上
蒸氣包圍每吋毛孔
我站在尖沙咀街頭
重新學習呼吸
過往這裏無數的服裝店
我可是沒有記憶的模特兒？
思想藏在身體隱蔽的地方
偶然隨風泄露
我把妳認出來
別來無恙嗎？

我們爬上舊樓
撫摸電梯暗啞的冷度
再一次站在這個位置看妳
不高也不低
這裏從來都是民間
妳總給人恨恨地誤會
過往的尖東、現在的高鐵
都扭曲了妳的身世
看不到轉角的街市
聽不到銅鐵的聲音
錯誤形容妳的氣味

我們坐下來
這個不能名狀的地方
任由熱咖啡緩緩融入熱空氣中
一隻尖頭的雀仔傲慢地飛來
你問甚麼是永久居住地？
我曾經以為這裏就是
父母的心臟還在跳動的日子
故居的貓咪懶洋洋地躺在地上
午後的陽光漸暗
你看到對面樓宇的金堆玉砌
我看到旁邊空無一人的荒廢

我們走下木樓梯
珍惜那種殘舊不被遺棄的聲音
簷篷上冷氣機滴水是最佳配樂
下次我們再走進來
尖沙咀的街角
城市中心的廢墟
或許這裏真的不是永久居住地
或許……

我們走在熱鬧的人群中
趕著各自的事情
雞蛋仔的香氣迎面撲來
這麼香
混合了民間的體溫
哪裏是永久居住地？
哪裏是，哪裏都不是
只記起冷氣機水滴在簷篷上的一刻

2017 年 7 月 31 日



(讀))
(((音)



攝影：周姍祐